

忽然想起在杜公祠的一次活动。少陵原上上下下，是杜甫曾经希望着希望，悲伤着悲伤的地方。“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杜曲在其原下，而他的祖坟则在原上。

几个世纪以后，有明代乡贤在少陵原的半坡筑舍，为杜公祠，定期进行纪念。可惜吾生也晚，只能想象其景了。又过了几个世纪，乡贤亡矣，风雅式微。杜公祠虽然尚立于畔，活动几乎没有了。国槐的枝叶摇曳着，不过柴门颇为寂寞。偶尔有人到杜公祠游一圈，这反倒增加了柴门的寂寞。

2012年秋天，长安骊客三十余，聚在杜公祠，咏其歌，论其诗，以纪念杜甫。当时我并未深究何以发起，怎么推动，仅仅觉得纪念杜甫是切准了文脉，体现了一种深广的视野，也恢复了一种正宗的教化。我是在少陵原上长大的，对此宏举，由衷欣喜，暗付要真诚鼓吹，并愿效劳。

杜甫是一个备受敬重的诗人，他的作品也许比获得了或准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更有影响，更具审美价值。他是一个君子，担当社会责任，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是一个忧患深重的高士，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他尤其是一个反映人民生活状况并呼吁社会平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有批判性，有正义感，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饱尝苦难而凌空于苦难之上，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又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杜甫合适我对人生的体验。我比钦佩李白更钦佩杜甫，比喜欢马尔克斯更喜欢杜甫。读其作，可以资生养魂。

杜甫不用瑞典文学院予以奖励，也足够伟大。当然，世界有了新的游戏规则，中国作家不辞且热衷此道也是好的。不过杜甫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其味是纯正的，伟大也将是永恒的。

几年之前的纪念似乎是一种闪现，因为杜公祠的清冷仍是常态。实际上司马迁也是长安的文化瑰宝，他的精神更是不朽。不失传统，光美传统，唯此而中国不会逊色。基于此，守护少陵原，让文气充满杜公祠，不亦宜乎！

3月4日，徐汇区凌云街道举行学雷锋日活动。我赶了二十五公里路，到了一个叫小游园的公共绿地，去了解殷老师义务理发室的事迹。初春时节，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大的小游园生机盎然：茶花盛开、小草泛青、杨柳婀娜、香樟巍峨。夕阳西下，殷老师义务理发室的志愿者们终于服务好居民、有空和我交流了。我没见到殷老师，但义务理发室的两位好人刘野鹤、殷保铭向我介绍了活雷锋。

活雷锋叫殷光鑫，今年七十三岁了。1964年，也就是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伟大号召的第二年，殷光鑫同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海军战士。在部队，他跟老兵学会了理发的手艺，之后就开始了战友义务理发。转业后，他成为原上海市劳动局第三培训学校的老师；也一直利用课余时间

早上的沅江又是一番不同的风景，也许是昨天夜里下过一场大雨，空气即便湿濡，却是多了一份清明。在毛毛细雨中，透过眼前烟霭似的蝉翅，景致分外醉人。选好了位置，忙按下相机快门，生怕这只是一瞬。在这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一位穿着苗服的小姑娘，这最好像被点上了眼睛，整个都活泼起来了，那姑娘的烂漫、一颦一笑，加上江楼山雨的点缀，猛以为自己走入了《边城》，化身成为二老，而凝视这“翠翠”出神。可是江水摇送倩影，似惊鸿，一下子也各自走

上自己要走的路。我朝着沈从文的故居走去，想起昔年初到董桥先生家中做客时，董先生除拿了胡适、俞平伯等先生的字给我欣赏外，还领

间为师生提供理发服务。每逢周末，他还主动在居委会设摊，为邻里理发；久而久之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义务理发师”。这么多年来，他坚持义务理发，为居民群众带去了周到的服务和内心的欢乐。一位因患糖尿病双目失明的老人通过殷老师的耐心疏导慢慢变得开朗；一位老人在临终前的愿望就是要为自己理最后一次发；社区内许多老人盼望在理发过程中和殷老师聊聊天，讲讲每天的开心事。

除了在凌云社区内为民义务理发，殷光鑫还经常拜访各类养老机构为老人理发。在长达53年的义务理发生涯中，殷老师还遇到过很多困难，刮风下雨、忙起来顾不上家里、长期站立导致经常腿酸……但殷老师始终坚持雷锋精神、不取分文报酬。他义务理发一共有39400多人次；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到2021年中国

名，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上海画坛有“三吴一冯”，皆善书画与鉴藏，三吴即为吴湖帆、吴待秋和吴子深，冯是冯超然。吴子深本名华源，江苏苏州人，

是吴中望族，收藏宋元书画甚丰。他的山水致力于董其昌、王鉴，远溯董源，笔墨秀逸；竹石出入夏昶、文征明，清劲疏爽，偃仰有致。先师李嘉有先生之夫人蔡香芝便拜入吴门。香芝师母85岁时曾以竹石蕙兰图赠我，上有吴子深女儿浣蕙为题“君子佳人两相亲丁丑仲冬香芝女史写”，师母所作兰竹疏朗摇曳，有吴氏笔墨清韵。1966年4月20日至24日，子深先在台北新公园内的省立博物馆举办书画展，嘉有先生亦曾赋诗书以贺：“久矣沉沦念丑秽，桃花一衲古之遗。文人水墨传真谛，请看云山与竹枝。近作论画绝句之一，即贺子深仁丈近作展览。丙午三月李猷。”

说到熊希龄，一度为人乐道的是他66岁那一年，娶了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年仅35岁的毛彦文。毛彦文曾与吴宓交往，可是她最后决定与吴分手。在那时熊希龄在上海遇到毛彦文，一见倾心，并展开热烈追求，还把蓄留多年的大胡子也剃了，最后赢得美人归。这成为当年（1935年）的上海社会热烈讨论的话题。

我藏有一帧难得的毛彦文书法，是她在永康应吴望似所请而写：“缔造新邦日，中朝第一流。誓安劳决策，栋折敢忘忧。通籍才青鬓，秉钧尚黑头。梁（任公）张（季直）天上遇，应共念宗周（公因南京陷落，痛哭失声，乃匆匆赴香港）。去月来永，忽接先外子旧属员吴仲遥先生由丽水寄来挽诗四首，选一录呈，藉示悼亡之私耳。毛彦文书二十八日五月十日”。

1937年熊氏匆匆赴香港，欲为所设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的伤兵难民募捐。惜心忧国难，于同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要用义务理发突破4.2万人次的成果来向敬爱的党献礼。

可惜三个多月前，殷老师得了重病、曾经长时间昏迷不醒。猪年春节，他一度清醒过。在医院里，他对前来看望的凌云街道党工委书记朱龙霞等同志说：只要

“心还在跳、腿站得动、眼看得见”，还要继续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在小游园的活动现场，我看到虽然一个殷老师暂时倒下去了，但更多的殷老师站了出来。

原来在2011年，在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好心人将他的事迹上报参加徐汇区的道德模范评比，最后老人评为当年徐汇区道德模范。而后为了扩大老人善举的影响，在征询了老人的意见后，2012年凌云街道为老人成立了“殷老师义务理发工作室”。因为工作室于3月29日成立，所以每个月29日上午，老人都

会在嘉川路小游园旁的广场上为人们义务理发。在工作室的影响下，殷老师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草根”理发师，也有许多有理发经验的志愿者加入，影响力不断扩大。目前，凌云殷老师义务理发室这个团队已经由原先的35人扩大到70多人，队伍中有党员、在职党员、共青团员、就业援助员、业委会主任、专职老干部工作者、居委主任、居委干事，几乎涵盖了社区工作力量的各个线条。

作为群众口碑中的这个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殷老师义务理发室至今已为“三老”（老干部、老党员、老劳模）以及社区困难群体等提供义务理发七年，而截至2019年3月学雷锋活动前，团队总服务量已六万多次。尤其是在嘉川路小游园公共绿地，单日理发人次可达到170多人次甚至200多人次。了解到此，我就渐渐地明白了雷锋同志的名言，即“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老年大学破瓶颈之我见



边看边聊

过传忠

每年一到春秋两季开学时节，各系统各地区的老年大学都是人满为患。为报名要起早摸黑排队，为入学要托人找关系，甚至有些在校毕业了，还不肯离校，还想读下去。是什么吸引着那么些老年人呢？老年人孤独啊。有了那么一个去处，听课、做作业、参加有关活动，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有的还培养了专长，又结识了新的朋友，何乐而不为呢？而且，更重要的是，收费也不贵，大家都缴得起。倘若像小孩子上的形形色色的补课班那样动辄成千上万，老人自己缴不起，子女即使有钱也不愿缴了。

看来，校内校外，不少人都把老年大学当成养老院和托老所了。名曰“大学”，虽不能跟正规的高等院校相提并论，但总该是一所学校，一项教育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所规定的“各级各类教育”中的一项。

但是，当前的情况是，办得好的老年大学虽然不少，但总体的要求和标准却并不明确具体。从办学目的、培养目标、师资队伍、入学资格到系科设置、课程体系、统一教材，直到考试、检查、升留级制度，从上到下好像都没有统一的法规，这就难怪各办各的，也难以严格检验和考核了。

这里特别要谈一下收费问题。老年大学的师资很多是退休教师，自有退休金；有些是在职的，更有工资收入，所以，它的讲课费，相对来说，是相当微薄的。许多热心人其实是在尽义务，但你不能要求人人如此，更不能要求持之以恒。

说到底，经费缺乏，是老年大学办学的一个瓶颈。怎么办呢？我这里提三项建议：

一是，要重视并要投入。《教育法》总则第十一条提出：“国家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老年教育既然是“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级一类，活到老学到老，国家就应当一视同仁，把它看作一项事业，投入应有的人力和财力。有了财力的保证，专职的兼职的师资力量才会尽职和提高，管理才能正规化，学校的数量才能扩大，质量才能提高，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老年社会对老年教育的要求。

二是，能者为师，自我教育。老年大学的学生与其他学校不同，他们一般都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能者为师，可以担当一定的教学任务，也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若能探讨出一定的方式方法，还可以打破课堂听讲的唯一方式，多采取讨论交流、实验操作、实践活动等学员自我教育的形式，如此既能提高教育质量，也能大大降低办学成本。

三是，社会力量支持，老年事业统筹协调。老年大学是养老事业的一部分，社会上有些慈善单位或个人，会对它给予关心和支持，这是应当鼓励并大力提倡的，并且要建立相应的机制。而养老事业不只是“大学”一项，养老托老、医疗保健、文体活动、旅游参观……都应当蓬勃发展，只有统筹协调，“大学”有些不必要的负担才会减轻，而分内的事情才能真正担当起来。希望教育部门能牵头，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把老年大学越办越好。



奥地利古都因斯布鲁克，坐落于阿尔卑斯山谷中，是个有历史积淀的旅游城市。大凡旅游者到了因斯布鲁克，总会去近郊的瓦腾斯小镇参观水晶世界。这个水晶世界是由著名的天鹅牌水晶制造商施华洛世奇公司打造，拥有世界最大的水晶博物馆和艺术化的水晶公园。

水晶公园建在山脚边，地势起伏开阔，花草草坪遍野。公园入口处左边是一座用草皮建造的绿色巨人头像，口吐瀑布很是夸张。右边是一座高耸的手臂雕塑，手里握着一颗硕大的水晶石光芒闪烁。五层楼的美术馆建在公园中心居高临下，其建筑外表由160个水晶侧面构成，每个楼层的艺术设计都可提供游玩体验。

公园内有巨型草场迷宫，有各种水晶雕塑，尤其那个“水晶云”大型艺术装置，气势非凡，匠心独具。无数个不锈钢管竖立在草地或水池中参差有致，钢管上方安装着一颗颗大红水晶球娇艳欲滴，张罗着一团团水晶珠帘如网如云。站在小山坡上俯瞰，好似一条条长龙在游弋翻滚。走进森林般的水晶装置中，时而觉得团团珠帘在头上飘荡像是浮云的梦，时而又觉得像满天星星眨着眼睛在讲述天上人间的美好，令人想象无穷。水波、草地、青山、绿树，在这里都成为水晶世界的自然底色，置身于艺术和自然的交集中，总觉得非常愉悦。

先生其实早年便有画

七夕会

七夕会

子深先生少精岐黄之术，他十六岁即从大舅曹沧州学医，曹氏入京为御医，他亦相随。曹氏精“伤寒”疗法，故先生得其真传。1950年3月自上海经广州移居香港，当时便在香港北角挂牌行医。1964年下半年移居台北，翌年，因为陈诚治愈痼疾，被荐至艺专担任国画系教授，此后其医名渐被画名所掩。

水晶世界

水晶世界

李京南

摄影

